双城记 何冀平

300万美金的剧本

一部电影制作，剧本费三百万美金，折合人民币二千多万，这是多数中国电影做不到的编剧费。

《巨齿鲨》想做成中美合拍片，中方制作人姜伟知道，要做合拍片就要找荷里活，而想和他们合作要有一块敲门砖。姜伟代表的是一家不知名的中国公司，要敲开荷里活大门的这块砖就是剧本。荷里活是制造电影的梦工厂，有完整严谨的工业体系和工序，第一道就是剧本。在这点上与我们的电影制作很有区别，不尊重创意成为了习惯，口头上都会说重视剧本“一剧之本”，一旦操作起来，总是觉得剧本不值钱，在某些人看来，编剧坐在房子里写些白纸黑字，看得见摸不着，怎么写也不值太多钱。姜伟找到Belle Avery，Belle是一位创意制作人也是编剧。她自己先写了一版剧本，这版剧本定下了大概的框架，确定了要拍成的大致方向。但要真正拿来敲门，还要找专业编剧丰富、打磨。起初，姜伟想找一位中方编剧，中英文都要好，很难找到合适人选，还是得找荷里活编剧。

姜伟第一次和主编剧Dean见面，说了很多自己的想法，Dean觉得他的想法不是很确定，就说，他可以先写一场戏，让他看看是不是想要的，再确定要不要合作。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也不多见，编剧多数是不签合约，不收定金不落笔。并非我们的编剧只看重钱，此事要从两方面来看，有的人没有诚信，编剧被欺骗，不得不保护自己。

几天后，姜伟收到了一个十几页的样本。姜伟深感中美编剧的不同，荷里活的编剧更职业化，他们会在你的大框架内丰富内容，不会出现给他讲了你的想法，等拿到剧本发现他写得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这也是中国编剧的毛病之一，内地编剧太注重个人化，觉得这是我的作品，要有个人风格，忽略了电影是综合的团队运作。香港编剧又会偏向另一面，太过依从导演和制片方的意见，压抑了个人创意。而荷里活编剧，会在制片人的框架内，为你创作一个故事，而不是一个个人作品。

虽然只是一场剧本，姜伟看完很满意，“他的剧本不是很文学，但画面感很强”。这也是中国编剧与荷里活编剧的差别，我们有的编剧文学色彩过浓，形容词多，看起来很好看，但实拍时基本用不上。商业片的剧本一定要主线清楚，有画面感，剧本完成之后，导演领导团队按照剧本进行拍摄，电影剧本的实操性远远重过文学性。

此山中 邓达智

Leo 结婚了

Leo是二弟的幼子，他哥谦谦两年前结婚；当时赶赴多伦多参加婚礼，无奈入境条例修正，自己失觉；飞奔到领事馆交涉，原来一切已改成在User Friendly的网上处理，赶不及见证自小呵护备至的侄儿走上人生重要的一步，无奈取消机票打道回府。

彼此有心，人不在，精神在，聊作安慰。今年仲夏时分，弟妇的父亲庆祝九十一岁华诞，兄弟俩并他们的妻与未婚妻曾回来拜寿。准备好礼物与红包，说好待明年春节后，他们回老家宗祠设宴款待亲友才饮那杯传统、重要的“新抱茶”；就似他哥两年前一样。赶不及过去加拿大参加婚礼是“不让飞”，Leo（图）的婚礼是“不愿飞”，过去两年飞得太密，不愿再飞。跟家中甥儿甥女、侄子侄女的关系都亲密，有幸参与了他们大部分的婚礼，却失落了他们两兄弟的大日子！

他们移民后不久，曾前往多伦多探望；弟弟事业以内地与香港两边走为主，无奈做太空人飞来飞去，弟妇带着两名幼儿并母亲也随孩子假期做太空人；大儿长几岁，不常见着父亲性情显得沉默；Leo小几岁，从亲友众多的老家移居房舍前园后园偌大、与邻居有颇大距离的孤寂新家，总带几分恐惧。每次我外出回来，都见他们兄弟坐前门楼梯等候，Leo童言无忌，直接告诉：我们前园守候，等你很久了！

听得心酸，那是一段移民热潮的时代，无尽的分隔与孤立无援，若处理不好，不少家庭因此被打散；钱财家庭皆失落个案比比皆是。兄弟二人就在多伦多、香港，也于伦敦、洛杉矶与曼谷之间飞来飞去，因此特别亲近自小照顾、却很少责骂他们的祖母。母亲有福气，离世前患病住院不算长、才半年，Leo当时正念建筑系硕士，课余工作赚钱有限，却一再跟他哥与表哥飞回来，只想多看祖母几眼，没说什么，也不眼浅落泪；母亲当时至小的孙子默默扶持她起床、下床，饮水、吃饭，陪伴说个笑话，让祖母告诉他童年时的一些趣事，添病房几串笑声。

母亲在村后小山边的孝思亭办的丧礼很低调，甚至没像父亲走时在几份报章刊登悼文，却被村人形容有史以来蒙亲友爱惜，收到至多鲜花、简直布满整片山林的丧礼。母亲泉下有知，除感谢亲友隆情厚意，最欣慰莫若所有孙子女飞回来送别。

Leo上周已与同属建筑系的旧日同学结婚，相信母亲真正放心了。

发式生活 余宜发

我的辈分

很开心，住在美国的外甥女早前诞下女婴，感觉这件事很奇妙，亦衷心祝福他们夫妇及女婴身体健康。自从知道自己的外甥女结婚的消息，突然间很多以前她小时候的画面也涌上心头，顿然觉得自己真的大了，这些后辈也开始步入人生另一个阶段，甚至当上母亲。

还记得这个外甥女当时只是三岁的时候，自己也在加拿大生活，因为加拿大多伦多跟纽约其实只是一小时多的飞行时间，所以我也经常抽空到纽约探望他们。因为当时自己一家六个成员，只有我在多伦多求学，而其中一个家姐就在美国纽约生活，所以我们两个离乡别井到别的国家生活，感情特别好，而且有空总会一起见面。我的母亲亦因为我这个家姐生小朋友的关系，自此就到了美国生活，因为长期留在美国生活，甚至放下加拿大籍公民资格，现在更加已经成为美国公民。所以这个外甥女出生不久，我便看着她长大。

其中一个到现在也印象深刻的片段，就是记得有一次冒着风雨，航班延迟多次之后，从多伦多乘搭飞机到纽约，我家姐一家人到机场接机，当时我的姐夫拖着这个还只得三岁左右的外甥女，而这个外甥女跳跳扎拖着父亲在我的前面，但看着她很开心的表情不断回头笑着看我，这个第一次与她见面的画面，感觉非常愉快，因为觉得她很欢迎我到美国探望她。所以在纽约的时候与她相处，不停跟她玩耍，我们的关系从此建立起来。

但不经不觉，这个外甥女已经成为母亲。虽然她的年纪还小，可以算是早婚，但其实没有什么所谓，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开心地走在一起，结婚其实早一点也是很好，而且子女如果跟自己的父母年龄差距不大，相信他们的思想也比较接近。我这个外甥女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一向给人很有爱心的感觉，就算她收到了一份礼物，她也会想把这份礼物跟其他人分享，所以自小便有一颗分享的心，而且因为她是家姐，对下还有弟弟，所以她自小也懂得怎样照顾小孩。

就因为知道她一向很懂得照顾别人，所以当上母亲之后，相信她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妈妈。但自己突然当上舅公，辈分高了，感觉很奇妙，就像当知道她生产的消息，自己也突然好像老了一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年纪真的大了，看着她现今的生活，也希望他们两夫妇过得好，囡囡快高长大，健康成长。

随想国 兴国

西施舌

看到暌违已久的一本小书，是冰心的《寄小读者》，想起以前看这本书时，那是中学时代了。冰心是福建长乐人，于是想起长乐海蚌这种美食。

说长乐海蚌可能有些人不知是什么，只知道是海里面的一种蚌壳，如果说西施舌或贵妃蚌，知道的人就多了，而且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吃过，或炒或灼火锅。不错，海蚌的别名是西施舌和贵妃蚌，又名长乐海蚌，因为西施舌以产于福建长乐品质最好，最为驰名。

上世纪末叶，海蚌已经能够人工养殖了，所以如今吃到的西施舌，不太可能是产于福建长乐了，应该多是人工养殖的产品。

宋朝时代有个人姓胡名仔，他写了一部名为《苕溪渔隐丛话》的书，里面说“《诗说隽永》云：‘福州岭口有蛤属，号西施舌，极甘脆，其出时，天气正热，不可致远。’吕居仁有诗云：‘海上凡鱼不识名，百千生命一杯羹。无端更号西施舌，重与儿曹起妄情’。”

明代亦有记载说：“海错出东四郡者，以西施舌为第一，蛎房次之。西施舌本名车蛤……产长乐湾中。”李渔的《闲情偶寄》也说：“海错之至美者，人所艳羡而不得食者，为闽之西施舌江瑶柱二种。”为何人人艳羡而吃不到？当然是那个时代山长水远，运送不易了。哪像现代既有飞机运送，又可冰鲜保存？为何海蚌会别名西施舌这个美丽的名字？想来跟西施的传说故事有关吧。西施在《吴越春秋》的记载里，是协助越王勾践灭吴的大美人。传说成功之后，被勾践的原配夫人派人在西施身上绑上大石，沉到大海里面。于是后人便编出西施化身为海蚌的传闻吧？

不管名字来源为何，爆炒西施舌或上汤海蚌，都是鲜甜之极的佳肴。

古今谈 范举

桂林到昆明高铁美得让你哭

9月23日，高铁通了。高铁沿途各地，最美丽的风景线，其实是桂林到昆明高铁的风景。冬季有雪山，秋天有金色的黄叶，夏天又有黄果树瀑布，春天桃花和油菜花漫山遍野。这条路线，也是少数民族最多的地方，旅客可以看到美丽的湖泊、梯田，也是空气最清新的地方。这一条路线，一次游览不完，可以三至四次，在不同的季节游览。

这一段铁路叫做沪昆高铁线，贵阳至昆明南段要开行23对列车。其中桂林北~昆明南3对。云桂高铁（南昆客专）百色至昆明南段增开25对列车。其中昆明南~桂林北2对、桂林~昆明南1对。桂林山水甲天下，大家都已经如雷贯耳。离开桂林，就是“铜仁梵天净土”。这座历史悠久的老城一面倚山，三面临水，自古便是黔东的重要商埠。在水的沿岸，还有壮观雄奇的六龙山溶洞群和九龙洞大峡谷分布。梵净山是弥勒佛的道场，即便是不信佛的人，登上这座山，也能感受到这里的神秘与幽美。山上经常出现云海。

再往前走，就到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形复杂，历来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独特的地形也造就了这里独特的美，黔东南境内沟壑纵横，山峦延绵，董燕叠嶂，自然风光旖旎。西江千户苗寨，是由十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的大型苗族聚居村寨，居住着“西”氏族苗族。在高处的观景台，可以望见山坡上错落有致的苗家木质吊脚楼层层叠叠，咖色的老房子点缀着碧绿色的群山。

加榜梯田是当地苗族百姓的杰作，依山而开，随山势地形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秀丽线条。再往前走，到了贵阳市，甲秀楼风光如画，或许不如江南三大名楼那般响亮，但当你登上这座楼，看南明河静静流淌，看岸边灯火辉煌，或有误入旧时江南梦的错觉。再过不远，就是安顺，你或许没听过安顺，但“夜郎自大”这个成语你应该很熟悉。安顺就是夜郎国的发祥地，里面有很多高山包围的盆地，构成了小天下，很容易产生自大狂。

受历史的影响，安顺保存着大量的屯堡，这些屯堡与民居辉映成趣，形成了安顺独有的风景。安顺屯堡大量的人口是明朝从安徽的地方调整过来。这里的人到今天仍然保持安徽省的服饰和语言习惯。屯堡是依山而建的堡垒，既是军事要塞，也是古镇，每逢节庆，屯堡里便一片欢歌热舞，青年男女唱着山歌，老妇念着佛歌，好不热闹。

安顺著名的风景区就是黄果树瀑布，这里有水帘洞，也聚集了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群，不同的角度，你都能感受到变幻无穷、“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震撼之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是一个具有浓郁少数民族风情的地方。境内山川秀美，景色迷人。马岭河峡谷的风景比长江三峡更加漂亮，因为河流和天然的大峡谷更加狭窄，马岭河峡谷约长15公里，由上百条形态各异的瀑布构成，以雄、奇、险、秀而著称。

红军长征，经过了六盘水，今天是绝佳的避暑胜地，风光秀美。“妥乐村”是其中一个胜景，到了秋天银杏叶黄的时候，满山都是金色的世界。

如果大家看过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必然播出曲靖市的美丽鲜花图像，图案化的花卉田野，七彩兼呈，广东人一定要游览曲靖，这是珠江源头第一城，这是母亲河的源头。当你想寻找最美色彩时，那就到罗平去，这里有一望无际的黄色花海；到沙林去，这里有色彩与沙土交织的动人旋律；到大山深处去，这里有草木葱郁、繁花似锦的绚丽色彩。每年早春时节（3至4月），罗平的油菜花黄了，一田田的淡黄色，金色的花海在春风吹拂下潮起又潮落。“彩色沙林”曲靖的沙林，是彩色的，红黄白，青蓝灰，绚丽多姿而千奇百怪。曲靖拥有在4公里长的河流中，落差超出了百米，其中最为壮观的“九龙第一瀑”高达60米。过了曲靖，就是花城昆明，四季花开不败。滇池经过治理之后，回复了美好的生态环境，鸟儿又回来了。你可以池畔看群鸥翱翔，也可以在大坝上骑单车，放风筝。云南的喀斯特风景区石芽、峰丛、溶丘、溶洞、瀑布、地下河等景观错落有致。石林更是奇怪的岩石风景最美丽的地方。

云南还有东川红土地，山谷沟壑之间，有一片绚烂的红土地，赤、橙、黄、绿、青、蓝、紫，犹如彩虹一般，艳丽到极致，连上帝也不禁手抖，将调色盘遗留在了这里。

百家廊 雪櫻

告别米格尔大街

阅读经典是个做减法的过程，是百里挑一，我常常觉得，不知道自己要精读多少本书，才能邂逅与自己同频共振又彼此相印的好书。比如，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就是令我过目不忘的经典之作。8月11日，传来消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裔英国作家V.S.奈保尔去世，我再次重读他在22岁时写的《米格尔大街》，别有一番体悟。

《米格尔大街》由17个独立短篇组成，全书又互为联系，很多名字在不同短篇中反覆出现，读起来毫不费劲，但是，初读过后再精读，会被这些或感伤或无奈或幽默的小人物所牵引，在自我放逐中闪着尊严的微光。他说过：“我非常简练、快速地写下了我记忆中最普通的事情。我写了有关西班牙港的街道，我的童年生活曾有一段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可见，米格尔大街是他童年生活过的特立尼达的缩影，街上的普通居民身上就有作者的影子，曼曼疯，乔治傻，大脚是个暴徒，海特是冒险家，波普是哲学家，摩尔根是小丑等等，我们看到的是被主流社会边缘群体向上挣扎的失败人生，无论是家庭琐事，还是追求理想，都毫无例外充斥着无奈，从而导致他们性格变态或心理扭曲。但是，辛酸之余萦绕着挥之不去的悲情，还有些许感动。

懦夫大脚被大瓶子扎破了脚，当我的狗向他跑去时，他却似乎忘记汩汩流血的脚，抱起湿漉漉的狗，轻轻地抚摸它，发出阵阵怪笑，对此，我一直替大脚保守秘密。机械天才比哈库，修车的时候念罗摩衍那，最搞笑的是，“太太站在院子里的水管旁对他尖声叫喊着，他趴在床上，悲哀地吟诵着罗摩衍那经文。忽然，他猛地跳起身来，抄起放在墙角的板球棒，冲到院子里，用那棒揍起老婆来。”生养一群孩子的劳拉，当听到上完打字课回来要生孩子时，她大哭起来，她的哭泣令人毛骨悚然，是我有生以来所听到的最可怕的哭声，它使我感到整个世界是一个空寂无聊且悲惨绝望的地方。

米格尔大街上的人物谱，简直像极了底层边缘群体的浮世绘，机械师、烟火师、科学家、荡妇、流氓、孩子和诗人，最令我记忆犹新的就是诗人布莱克·沃兹沃斯，其实他是个乞丐，穷困潦倒，他出场之前奈保尔一口气写了四个乞丐，以作铺垫，如毕飞宇的解析，四个乞丐，个个都是奇葩，作者用最少的文字让每个奇葩确立，等沃兹沃斯出场时，他不再特殊、不再突兀，他很平常。某天，他来到我家门口讨饭，讨饭中却推销自己印在纸片上的诗作，“我打算贱卖给你，只要四分钱。”“只要四分钱”诠释出乞丐的尊严。令人略感惊讶的是，他请我去家里吃芒果，“我院里有棵挺好的芒果树，是西班牙港最好的一棵。现在芒果树都熟透了，红彤彤的，果汁又多又甜，我就为这事在这儿等你，一来告诉你，二来请你去吃芒果。”又是“请”又是“等”，隐去乞丐身份，彰显诗人角色，又与结尾处凄惨的死去形成鲜明对比，叫人不得不感叹，文学大师的金笔是如此简洁又深邃。

或许，奈保尔注定是一个异秉，这源自他移民的生命体验和超凡的洞察力。他的殖民地背景、西方主义视角、第三世界书写、种族主义、私人生活，似乎都能分门别类地拓展成一本书，这也意味着他的精神重心注定是“绝望地四处寻找主题”。相比之下，与卡佛小说《新手》中的失意者不同，“每个绝望的男人都在平静中度过一生”，他的小说传递的是绝望中的接纳；也不同于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说《小城畸人》和阿摩司·奥兹的《乡村生活图景》，后者两部作品体现的是深层的精神关怀与人性的多元形态，隐喻着精神的困境。而奈保尔倾向于绝望和无法完整表达的困境，某种意义说，他的书写是一种自我隐藏，看似复杂扑朔迷离，实则属于精神迷宫的探索与启发。另一方面，移民作家也为奈保尔的创作植入另一种视角，不停地游走，不住地反思，就像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中曾说的：“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像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对奈保尔来说，“无根性”也造就了他的多重面具和语言试验，成就了他缤纷多彩的文学光谱，“将逼真的叙事艺术和严正在观察能力结合于作品之中，驱使我们去认识那被掩盖的历史的存在”，而所有作品的起点都是特立尼达的故事，以及由此进行的拓展和丰富。

2014年，奈保尔坐着轮椅到访中国，作家麦家接待了他。“那一天，当我抬着轮椅，气喘嘘嘘、一步一停地走在灵隐寺的台阶上时，我心里突然冒出一句话：现在他已经成圣人了，需要我们为他服务。确实，疾病把他按倒在轮椅上，削掉了他过往的锋芒和乖张，如今他时常举着小鹿和山羊的目光，三缄其口，沉默安详，彷佛一尊佛。”读到这里，一位充满慈爱的老头，恍若就在眼前，令人倍感亲切。奈保尔的夫人私下对麦家说：“他认为一个作家最好的包装是努力写，不停地写，争取不断超越自己。”这样的一位作家，怎能不叫人心生敬意？

接受采访时奈保尔曾说过，他最大的遗憾就是人生苦短，他希望有三个一生就好了，一个用来学习，一个用来享受，一个则用来表达。学习、享受，最终是服务于表达。表达即写作，他是个把写作看作唯一真正高尚职业的人。小说中最后一篇<告别米格尔街>，结尾处写道：“我离开他们，步履轻快地朝飞机走去，没有回头看，只盯着眼前我自己的影子，它就像一个小精灵在机场跑道上跳跃着。”如今，他离开了这个令人留恋的世界，离开了心爱的文学事业，愿天堂里的米格尔大街回荡着童年的欢乐，愿他不再孤单。

演艺螺影 小蝶

《逆流大叔》中的舞台演员

有份参与港产片《逆流大叔》的创作团队的人全部都是港产片逆流中的大叔。近年来港产片产量不多，票房也难再与盛势时匹敌。当大家都以为港产片正处于低潮时，《逆流大叔》却在逆流中像武侠小说《楚留香》中楚香帅与水母阴姬一同从水中冒出，冲上天上的一条壮丽水柱。执笔之日，该片票房已过了一千三百万港元。一个小制作能收此票房数字，相信令创作团队带来意外惊喜。

若纯以故事大纲而言，《逆流大叔》并不新鲜。一班中年男人，各自面对生命中的不同问题：家庭、婚姻、事业、理想、爱情……一场龙舟竞渡赛事的排练却令他们走在一起，由四个个体变成一条心，一起通过龙舟赛事互相了解、支持和激励。最后，他们不但赢得友谊，也赢回自信和自尊，更重要的是，认清了自己的人生方向，重新上路，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努力。

这个桥段常为电影和舞台剧所用。在《逆流大叔》开始放映时，舞台剧《夕阳战士》亦上演，亦是与《逆流大叔》的桥段相似——同样是四名中年男子因一项事情（老师的丧礼）而走在一起。大家在过去数十载的生命中均各有伤痕，亦互有矛盾。他们便通过扬帆出海，将老师的骨灰撒在钓鱼台上的航程之中，重新令友谊再生，再次激发斗志，燃起人生之火。

《逆流大叔》和《夕阳战士》都有不少相同之处，其中两者均以船为意象，代表主人翁再次为自己的生命掌舵，在茫茫大海中找到方向，奋力向前，划向目的地。不过，二者最大不同之处可能是票房收入了，前者令投资者喜出望外，后者据说不如理想。

《逆流大叔》虽然是电影，却用上了很多舞台工作者演出。饰演电讯技工黄淑仪一角的是舞台界无人不知的潘灿良。潘灿良曾有二十多年在剧团工作，演过无数角色，亦多次夺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奖项。他在片中的女性化的名字相信灵感是来自剧界的男演员陈淑仪的名字。潘灿良亦曾参演电影工作，如《南海十三郎》的唐涤生便是由他饰演。他的演技自然不容置疑，我也是因为捧他的场而购票入场。观看后，我发了一个讯息给他：“我期待着有一位影帝朋友。”

饰演黄淑仪从内地来港的妻子的吴凤鸣是香港剧坛近年冒起的新一代演员，曾经夺得“最佳女配角”奖和获得两次提名。坦白说，她获提名和获奖的剧目我都看过，却都没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倒是她数月前演出的《圣诉》，涂黑了脸扮演一名黑人母亲，才令我记起她来。在片中扮演杨敏琪（胡定欣饰）丈夫的是话剧演员梁天尺。我其实也看过他最少三出话剧，但对他留有印象的是日本翻译剧《结婚》。他在剧中饰演被两姊妹一同爱上的男子，当时他给我清新的感觉。

在婚姻登记处一场戏中饰演注册官的是舞台剧编剧龙文康，是近年剧界多产且颇有成绩的编剧。还有，一开场时在员工抗争戏中挂上抗议牌的演员是以前活跃在业余剧社的胡民辉。香港剧坛其实有不少好演技的演员，电影导演不妨多向他们招手。